

燕垒生◎著

蔡明宏◎监制

轩辕剑之

天之痕

上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燕垒生◎著

蔡明宏◎监制

轩辕剑之天之痕

上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轩辕剑之天之痕. 上 / 燕垒生著. — 北京: 北京
联合出版公司, 2012.7
ISBN 978-7-5502-0902-2

I. ①轩… II. ①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43412号

轩辕剑之天之痕. 上

作 者: 燕垒生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

策 划 人: 吴志硕

产品经理: 吴志硕

责任编辑: 崔保华

特约编辑: 李 鑫

版式设计: 刘珍珍

封面设计: 宋晓亮

封面绘图: 张 旺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20千字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5.25印张

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3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0902-2

定价: 29.9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000

序言

我是一个很爱看小说的人，每次出差或工作空当，一定拿着小说阅读，让自己畅游在书中的世界，这是生活的一种享受。

当初我知道《天之痕》要改编成小说时，一则喜一则忧。喜的是《轩辕剑》可以通过小说这个平台，让更多人体会到毛兽原著的《天之痕》故事；忧的是小说跟游戏不一样，并不是把游戏中的文字搬到书上，就能获得和游戏一样的感动。

游戏和小说是不一样的艺术平台，双方虽然用着相同的角色，但是游戏可以运用美术加文字来表现出精彩的剧情及气氛，但小说只能靠文字的造诣来塑造一切。

所以当我收到这个消息时，一直希望《天之痕》小说能做到让看过的人感动，不论有没有玩过游戏。还好，燕垒生做到了这件事。

一开始要我监制这本小说，我就很担心我会把游戏框架带入太多到小说，让《天之痕》小说变成只是游戏周边的另一种延伸，以我这种爱看小说的人，并不希望变成这样。

但在阅读《天之痕》的初稿时，随着文字的舞动，小说内的陈靖仇、小雪、玉儿渐渐鲜活起来，燕垒生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，融合了奇幻武侠的元素，让我不断往后阅读下去，看完了上半部，现在期待着下半部的完成。

每次开发游戏，做完之后，我都会以一个玩家的角度游历这部作品，希望开发时想传达给玩家的快乐及感动，都已经带到玩家的面前。

轩辕剑②天之痕

相同的，我也同样期望着这部《天之痕》小说将《天之痕》故事的快乐、感动带给读者，不论读者是否玩过或了解过《天之痕》游戏，这是我个人身为小说爱好者的要求，谢谢燕垒生和磨铁图书将上部曲做得这么精彩，深深期待下部曲的到来。

蔡明宏

2012年7月4日于台北

楔子

秋风又起了。

当陈辅走上一个小山坡时，一阵风吹动了他的袍角。他抬起头看了看天，莹白如纸的天幕上，一行征雁正从头顶飞过。

只有你们，依然一年年南来北往，从不知江山已变。

陈辅突然觉得心头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摸了一下，有种想要长叹一声的念头，但马上又克制住了。因为他知道现在这种时刻，如果诸将看到自己在叹息，说不定会让军心浮动。他不再去想这些，迈步走上了前面的一个石台。

石台是用来瞭望的，大将陈节在那儿已经待了大半天了。见到陈辅过来，陈节迎上前行了个礼道：“军师，您怎么过来了？”

陈辅道：“方才刚去看过少主。有什么动静吗？”

“一直没有。”陈节心想：少主和陈军师两人的妻子都刚在军中生子，少主偏又染病在身，本以为事情定然还有不少，军中大事只有靠自己料理，没想到军师这么快就过来了。

从这里看过去，可以远远地看到建康城。建康，秦时传说因为有术士观到王气，始皇帝埋金岭上禳之，故又名金陵，向来是龙盘虎踞的名城。陈辅望了望，小声道：“将军，请加倍注意。”

陈节答应了一声，又小声道：“军师，杨素真会出来吗？”

“一定会的。”陈辅说道，马上又接了一句，“此人不是等闲之辈，小心不要反被他算计了。”

陈辅，字稷业，本是南陈尚书左丞。十一年前的南陈祯明三年（589年），以晋王杨广为帅，隋兵大举南下，一举攻破陈都建康，生擒后主陈叔宝，陈朝就此结束，陈辅则在乱中逃出。这十一年来，他与大将陈节以及驸马徐德言三人无一日不为复辟南陈奔走。召集流亡，联络遗民，到现在已经拉起了一支万余人的军队。时至今日，这应该是中原大地上最后一支打着南陈旗号的部队了。作为南陈最后的遗民，陈辅殚精竭虑，在茫茫黑暗中保存着这一个最后的火种，直到不久以前才真正举旗。在陈辅的计划中，趁眼下建康守备空虚，如果一举夺下建康城，以这个大陈故都为根基，定然可以一呼百应，四方南陈遗民都会来归。

这是黑夜中的一线曙光，也是他们唯一的机会。只是，现在镇守建康的是隋朝的越王杨素。作为隋朝的开国功臣，杨素肯定不会掉以轻心，陈辅这支万余人的队伍向建康逼近，杨素肯定早已得到了消息。陈辅的计划便是以小股部队诱敌，大部设伏，当城中重兵出击后，就在这里狙击敌方主力，然后一举夺下建康城。这是个十分缜密可行的计划，但现在兵锋已抵建康城下，埋伏也设了两天，预料中的隋兵却仍是不见踪影。

难道杨素虚有其名？陈辅不禁将手指按在眉心揉了揉。不可能。他分明记得，当初杨素披坚执锐，身先士卒，势如破竹南下的样子。十余年的太平日子，不可能让这柄利刀这么快就磨损了锋刃。可是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是取下建康的天赐良机，一旦丧失这个机会，定要追悔莫及。

他正在想着，山脚下突然有一骑如飞而来。

那是个传令兵。传令兵到了陈辅跟前时，已是上气不接下气，但还是急急道：“禀陈军师、陈将军，徐驸马来报，敌军已至营门！”

这个消息让陈辅和陈节两人都惊呆了。怔了片刻，陈节率先叫道：“不可能！”

这几天，他一直都在监视着建康城的动态，城中若有军队开出，他不可能

发现不了。但现在事实便是敌军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他们营前，本来想要伏击，结果反而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。一瞬间，陈辅心里升起了一种败北的预感。他看了看陈节，沉声道：“快去看看！”

驸马徐德言，官为太子舍人。虽然与他们一同奔走，但他毕竟不是军人。假如隋兵现在就在进攻，徐驸马肯定支撑不住。此时便是陈辅，都不免有点惊慌失措了。

他们刚到营前，驸马徐德言便已迎上来了。陈节顾不得多说，劈头问道：“徐驸马，敌军呢？”

“距我军只有四百余步了。”

四百余步，那仅仅是一蹴而就的距离。陈节惊呆了，道：“不可能！杨素这支部队难道会隐身的？”

徐德言脸上有种茫然，道：“陈将军，据斥候所报，敌军共有……”

陈节已急坏了，抢道：“共有多少？”

“共有二十多人。”

陈辅和陈节又是一怔。如果徐德言说敌军有数万，甚至说是数十万，他们都不会如此惊异。只派二十余人，难道杨素用的也是一条诱敌之计？

“一定是来诱敌！”陈节已然说道。但徐德言脸上却还是堆满了疑惑：“可是，斥候说，敌军领队的，正是杨素。”他顿了顿，又道，“甚至还有女子和小孩。”

这回连陈辅也是莫名其妙了。杨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如果说他不清楚自己埋伏在什么地方，派小股部队出来探路，结果与己方狭路相逢，那确有可能。但探路不可能是杨素亲自出马，更何况带了女子和孩子出来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

陈节道：“军师，不管杨素在想些什么，让人突击吧！”

也许，这种单刀直入才是最好的办法。不管杨素有什么打算，假如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擒获，取下建康城便可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了。陈辅觉得自己很难抵御这个念头的诱惑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。”只是在他心底，却又有种突如其来不安。

轩辕剑 ② 天之痕

难道，杨素知道那件事了？他是因此而来？

看到前面那匹马停下了，清国公杨素也勒住了战马，沉声道：“拓儿，怎么了？”

在他身前那匹马上坐着的，是一个披着带风帽斗篷，脸上犹带稚气的少年。听得杨素的问话，少年转过头道：“师父，前面有杀气。”

定然就是陈辅。杨素心里想道。对这个敌人，杨素的心里其实尊敬多于憎恨。亡国十余年，依然不屈不挠，百折不回，天下如此公者还有几人？平心而论，陈辅文武兼备，实是宰辅之材，但杨素也知道这个人是绝对不可能为大隋所用的。不能用者，杀之。他想起大哥杨坚说过的这句话。

稷业兄，对你最好的尊敬，便是将你的首级挂在建康城头。想到这里，他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，扭头对身后一个女子道：“公主，希望令弟能逃过此劫吧。”

这女子相貌秀美，虽然杨素对她很是客气，但她的神色中总是带着一丝忧伤。抬起头看了看前方，她低声道：“多谢公爷。”话虽这么说，语气中却毫无感激之意，仿佛已将一切都置之度外。

前面的树林中，突然传出一阵暴雨般的马蹄声。杨素精神一振，不再与那女子交谈，向那少年喝道：“拓儿，来了！”

少年已打马上前，忽地将斗篷扯去，高声喝道：“我是大隋杨拓，来者可是南陈余孽？”扯去斗篷，才发现这少年背上背着一把巨大的阔刃剑，虽然他长得比同龄人要高大一些，但作为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而言，这把四尺大剑已几乎要与他的身体等高了，若不是骑在马上，这把剑恐怕只能扛在肩上。

来的正是陈节及亲随骑兵。陈节眼见杨素就在跟前，哪里还肯罢休，大枪一指，喝道：“杨素，哪里走？”他虽是南将，却好用骑兵，麾下这支亲兵更是跟随他多年，个个骑术精绝，冲锋之势虽如疾风骤雨，队形却分毫不乱。眼见那少

年要被这一队铁骑冲得倒于马下，冲在最前的几匹马突然齐齐发出了惨嘶，马上骑者全都摔倒在地。

是妖术吗？后面的骑者被这般一阻，已冲不上去了。陈节见此情形，怒欲裂眦，喝道：“大陈的好男儿，与我冲！”一催战马，已带着众将疾冲上前。

发现杨素只带了这么些人前来迎战，陈辅心中一直惴惴不安，等看到那少年出马，他心头便是一沉。等那少年扯去斗篷，露出背后的大剑时，他的心更是沉到了谷底。

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陈辅只觉心已如同结冻了一般，那是知道一切努力都已成为徒劳后的绝望，他到了现在才明白杨素为什么一直不动用重兵了。

杨素果然是为了少主而来！他从来不曾畏惧过，即使是十几年前隋兵渡江蜂拥而来，即使是这些年来在草泽中惨淡经营，苦苦支撑，他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惊恐。少主已是陈朝最后的宗室，假如少主没于此役，就算自己逃出生天，也再找不到这样一面旗帜了。当他抬起头时，嘴唇一瞬间已失去了血色。

“军师，那是……”

徐德言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。陈辅扭头看去，却见徐德言亦是面如死灰，眼中带有惊恐之色。他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是公主！”徐德言像是吞了个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一样欲言又止，陈辅一时间还没回过神来，但马上就道：“杨素带来的女子中，有一个是公主？”

徐德言点了点头。他口中的公主，便是陈后主之妹乐昌公主，也正是他的妻子。陈国覆灭之日，徐德言与妻子失散，一直在打听她的下落，却没想到在杨素身边发现了她，难怪会如此绝望。

杨素不会做多余的事。他把公主带来，只能说明一点……仿佛在一片黑暗中发现了一点光亮，虽然极其微弱，陈辅还是暗叫侥幸。他小声向徐德言道：“驸马，这里已经守不住了，杨素要的正是少主。你即刻带幼主南逃，我和少主随后就来。”

轩辕剑②天之痕

徐德言道：“可是杨素若找不到少主，定会紧追不放，该怎么办？”

陈辅喃喃道：“檀公策，李代桃僵。”

檀公策，即是《三十六计》的正称，传说乃是刘宋名将檀道济所传，李代桃僵是其中一计。“桃生露井上，李树生桃傍。虫来啮桃根，李树代桃僵。”此计出自乐府诗，徐德言熟读诗书，自然明白。他惊道：“军师，你是要……”

陈辅道：“快走！不然就来不及了！”

此时那少年已拔出了大剑。这把剑比他的脸还要阔，极是沉重，这少年也只能用双手齐握才能举起，而举起时将他整个人都遮住了。当大剑举起时，天色一下变暗了，一瞬间乌云便已堆满了天际，狂风也已突如其来，卷地狂吼，仿佛转眼间换了一个世界。

少年的嘴里正喃喃念着什么，随着他的声音，大剑的剑身上有奇异的云纹浮现，不住地流动变化着。突然，他将剑向前一劈。

剑劈下时，少年的眼里放射出奇异的光芒。大剑劈下，仿佛将时间也劈出了一道裂隙，少年身前的树叶乱草全都被卷得纷纷扬扬，连合抱粗的大树也“轧轧”作响，仿佛有无数个隐形的巨人在这一瞬疾冲出来。正向他冲过的南陈骑兵首当其冲，尽都落马，离得最近的一些士兵甚至连马鞍都坐不住了，离鞍飞起，重重地摔倒在地。

陈节的马已冲到了离少年还有十几步的地方。只要再过片刻，他的长枪定然可以探入少年的胸膛，在刹那间将少年那颗还在跳动着的心脏都挖出来。可是，这十几步的路程却已如天涯般遥远，他只觉前心像是被一个巨锤重重一击，还没回过神来，一口血便直直地喷了出来，甫出口又被狂飙撕成碎雾。

陈节这支千锤百炼的铁骑，居然不敌少年的虚空一击。陈节再也坐不稳马鞍，翻身摔了下来。倒下的一瞬，他看到了少年那两颗如闪电般放光的眸子。

一颗黑如点漆，另一颗却蓝如大海。这少年的双眸竟是不同色的，显得如此妖异。但陈节已不能再看到什么，眼前的世界在极快地沉入黑暗之中。

第一章

雍州。

伏魔山。

正是春日，和风骀荡，山道上满是野花。陈靖仇快步走在上山的小径上，刚转过一个山嘴，一阵风吹过，将他头顶正开着的一枝杏花拂落了一片花瓣。眼看那片花瓣要落到他肩头，但还没碰到，忽地掠过他背在身后的长剑剑柄，又随风飘扬起来。

落花轻未下，飞丝断易飘。

看着这情景，陈靖仇想起了刚从《阴铿集》中读到的这两句诗。虽然跟师父亲学的主要还是鬼谷秘术，但他更喜爱这些诗赋。阴铿这两句诗清丽之极，前句说的简直就是眼前的情形，那么空中会有断了的蛛丝在飘动吗？他不由得抬头看了看天空。

路边的树丛里突然发出了“沙沙”一阵轻响。是师父吗？陈靖仇记得平时自己分心时，师父总是会沉着脸训斥自己，他不由得有点心虚地看了看周围，并没有看到师父的身影，这才松了口气。

“修炼鬼谷秘术，必要专心致志，凝神定气方能有成。你老是这样三心二意，复国大业几时能成？”

这句话师父不知已对他说过几遍了，陈靖仇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。如果

轩辕剑②天之痕

师父看到自己分心的话，肯定又会这么说吧。

鬼谷秘术，据说传自战国时的鬼谷子，也就是俗称的奇门遁甲，属于道家的一个分支。但一直流传不广，陈靖仇的师父陈辅还有个师兄，而到了陈靖仇这一代，据说就剩下他一个弟子了。

所以师父才会对自己如此严厉吧。陈靖仇不敢再胡思乱想了，整了整心神，开始默想着师父传授的鬼谷秘术咒语。

树丛里又是“沙沙”一阵响。是师父来了？陈靖仇忍不住便想扭头去看，但转念一想：师父让我一个人上山，只怕就是想看看我会不会分心。他熬住了看个究竟的念头，只是平心静气地沿着山道而行，当真心无旁骛，目不旁视。可是，他刚要迈步，边上那种“沙沙”声却越来越响。

师父是故意想让自己分心吗？陈靖仇想着，连忙道：“师父，弟子在此。”他心想师父只怕还不知道自己已发现了他，这般叫破了，省得他还要躲在树丛里。谁知他的话音刚落，肩头忽然有什么东西搭了上来。

那是一根细细的藤蔓。刹那间陈靖仇还有点茫然，心想：师父想要干什么？但这根藤蔓却猛地收紧，勒住了他的脖子竟要把他拖进树丛去。

是妖物！

陈靖仇背上立时冒出了冷汗。妖物。师父虽然对自己说了不少，但他还不曾真见过。天下万物，吸取日精月华，日久皆能成精。这些妖物有些于人无害，有些却要伤人。隐身在树丛里的，显然是个要伤人的妖物，自己却疑神疑鬼地猜测是师父。慌乱中，师父传授给他的鬼谷秘术已全然忘了个一干二净，只是本能地把左手插进了藤蔓圈里，挡在了喉前，不让它把自己勒得断气。可是这妖物的力量却显然不是人类所能比拟的，这根藤蔓不住地收紧，几乎要把陈靖仇的手掌都勒断了，可仍在一寸寸收缩。陈靖仇挣扎了一会儿，但不挣扎还好，一挣扎，人一个踉跄，被一下拖倒在地，连背上的剑都甩了出去。

师父，救命啊。如果陈靖仇还能喊的话，他一定会这么叫出来的。可是藤蔓

· 第一章 ·

已经缠住了他的脖子，连气都快透不出来了，若不是及时插进一只手，现在自己准已成为一堆尸肉。可纵然未死，想要喊却也已无能为力，发出的只是一些“嗯嗯”的声音，倒好像是嘴里塞满了东西。他也知道，一旦被拖进树丛里，就再也没有回天之力，必死无疑。

就这么等死？这时的陈靖仇反倒冷静下来。自己所学的鬼谷秘术，正是对付这一类妖物的。鬼谷秘术共分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门，这五行相生相克，对付哪一系怪物，就要用相应的一门。袭击自己的这个妖物无疑是草木之属，金克木，无疑就要用金术。自己的长剑已甩了出去，他的右手飞快地变了两个手印。

这是驭剑术。本来施展驭剑术时，口中要厉喝一声：“疾！”大为潇洒出尘，但现在的陈靖仇被拖翻在地，脖子也被勒住了，哪里喊得出声，只怕施的是有史以来最狼狈的驭剑术了。不过纵然狼狈，这驭剑术的威力倒也丝毫不减，“锵”的一声，陈靖仇甩在地上的那柄长剑突然如活了一般一跳，长剑已脱鞘而出，直直插向陈靖仇的脑袋。原来陈靖仇根本没想到自己正被藤蔓向后拖去，他本想驭剑将藤蔓削掉，可这般一来，削掉的不仅是藤蔓，还有自己的半个脑袋。他心下一急，右手已猛地插向地里。这几天并没有下雨，泥土甚硬，但陈靖仇的鬼谷秘术修为已然不算浅，五根手指就同铁凿一般深深投入土中，便似打了一道铁桩，那藤蔓力量虽大，一时间却也拖不动了。也就在这时，长剑一掠而过，堪堪擦过陈靖仇的头顶，藤蔓迎刃而断。

一觉得脖子上的藤蔓松了，陈靖仇已一跃而起，伸手抓住了长剑，极快地在地上划出一道符，喝道：“疾！”剑痕划出的符印上立刻冒出了火光。五行相生相克，火并非直接克木，但火为木生，在生克上称为“泄气”，可以大大削减木系妖物的能力。他生怕这妖物神通广大，单靠一柄长剑对付不了，因此以火术首攻，削弱妖物的攻击力，再以金术强攻。但还没等他再用驭剑术，树丛里已是一阵“吱吱”的声音，几根藤蔓向空中扭动了一阵，便已不动了。

就这么轻易打发了？陈靖仇不由一愣，心道：原来这妖物这么脓包。他本来

还想见到师父后添油加醋地吹嘘一通，说自己如何与一个妖物大战三百回合，可现在似乎能大说一通的也就是自己开始时如何狼狈的样子。被这么一个小妖物搞得这么狼狈，好像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吧。其实陈靖仇自己也不知道，他修习的乃是正宗鬼谷秘术，因为师父教得严厉，他学得也刻苦，修为其实已着实不低，欠缺的只是经验而已。方才碰到的这木妖虽然不是太厉害，但无论如何不算脓包，若是有个别派术士在一边见陈靖仇能如此轻易就将这木妖消灭，多半会小小吃上一惊。

消灭了这木妖，陈靖仇整理了一下衣着，不敢再大意了，小心向山上走去。只是这回他加了小心，那些妖物却仿佛怕了他一般，再没一个敢出头，偶尔跑过的也只是一两个花妖、草妖之类不能伤人的妖物。但这样一来，走得自然便要慢了。

转过几个山头，远远地，见前面有个人立在一块空地上，正是师父陈辅。陈靖仇又惊又喜，连忙快步过去，躬身施了一礼道：“师父。”

陈辅的衣着和他一般无二，身后也背着一支长剑。看了陈靖仇一眼，陈辅冷冷道：“怎么来得这么晚？”

尽管陈辅眼里带着一丝不悦，声音也极其严厉，不过陈靖仇已见怪不怪，因为在他的记忆中，师父总是这样的。师父的慈爱，也就是和严厉连在一起。他连忙说：“路上碰到了几个妖物。”

“你把它们消灭了？”

“是。”陈靖仇说完，又觉得光一个字未免太轻描淡写了，便又道，“弟子以鬼谷秘术……”

陈辅没等他自吹自擂完，便打断了他道：“走吧，天不早了。”

陈辅已又向山上走去。陈辅走得快，陈靖仇小跑着跟上去，问道：“师父，我们今天来这里是做什么？”

陈辅站住了，回过头看了看陈靖仇。此刻，师父的眼神似乎有点与往常不同，陈靖仇也不禁有些茫然。没等他发问，陈辅便说：“靖仇，还记得我跟你说过

· 第一章 ·

过的十神器吗？”

陈靖仇想也不想便答道：“是钟、剑、斧、壶、塔、琴、鼎、印、镜、石。若能找齐五样，结成九五之阵，便能扫平天下。”

这十神器师父说过很多次，每一次说起，师父总要洋洋洒洒说上一大篇，尽是靠这十神器“消灭隋虜，复兴大陈”之类，陈靖仇耳朵里都听出老茧来了，当真是熟极而流。他本以为今天师父准要再次说一遍了，谁知陈辅却只是顿了顿，便道：“你知道就好，走吧。”

师父居然破天荒地没说下去，陈靖仇不禁大感意外。他见师父已接着向山上走去，忙快步追上前，问道：“师父，难道这十神器都在伏魔山上？”

“要是都在伏魔山上，这儿早就会挤满闻风而至的人了。”

虽然这话有点像是玩笑，但陈辅的声音里却带着一点庆幸。陈靖仇心道：也是，十神器早就不知所终，哪会这么轻易就找到的。他见师父不再说话，便不敢再多嘴问下去了，只是紧紧地跟着师父，不敢稍离半步。

俗话说：“看山跑死马。”说的是山道上看着挺近，但走起来却曲曲弯弯得好半天。又走了一程，山顶已是遥遥在望，就在这时，天色却不知为什么突然暗了下来。走了这么久吗？还是要下雨了？陈靖仇不由一愣，抬头看了看天空。一望之下，他失色地叫了起来：“师父！”

陈辅头也不回，只是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天……师父，你看这天色！”

陈辅仍然不抬头，边走边道：“没什么，天狗食日罢了，走吧。”

天狗食日，指的就是日食。古人不知道其中的原理，便传说那是一条天狗在吃掉太阳。日食并不是很常见的现象，陈靖仇有生以来尚未见过，但陈辅见过两次了，也并不为奇。他心道：原来是因为今天会有天狗食日，那神器才会被我感应到。天可怜见，若不是有这异象，想找到这神器还不知何年何月。但陈靖仇却仍然没动身，指着天边道：“师父，你看，那边还有颗星！”

轩辕剑②天之痕

天狗食日时，由于天色暗下来，白天也能看到星光，这也并不稀奇。陈辅正待呵斥一句“大惊小怪”，但眼神一抬，扫过天边时，也不由一怔。

天色暗下来的同时，在天边出现了一颗红色的大星，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。
是扫帚星啊！

陈辅在心底喃喃说着。扫帚星，也就是彗星，向来被说成是妖星。每当妖星出现，便主刀兵将起。这是个什么预兆呢？对于一般人来说，天下将起刀兵自是不幸的事，然而在陈辅心目中，这妖星却实是一个极佳的预兆。他看着这妖星，突然朗声大笑起来。

陈靖仇见师父突然大笑，心里有点害怕，道：“师父，这星是吉兆吗？”

“吉兆，自是吉兆！”

陈辅笑得无比欢畅。他指着那颗红色的妖星道：“靖仇，这是妖星，主刀兵将起。这是隋虜将亡、大陈复兴的吉兆啊！老天也知道我大陈国运不绝，当有重光之日！”

陈辅虽然这么说，但陈靖仇却神色黯然。他仍然不觉得天下将起刀兵是什么吉兆。他读过的书上，总是说天下太平方是百姓所愿。昔年汉武帝神武英明，天下承平，却锐意开疆拓土，以致百姓苦不堪言。假如现在真的又将天下大乱，即使大陈能够借机复兴，对天下百姓来说仍是一场大劫。

“靖仇，你难道不为大陈有复兴之日而高兴吗？”

陈靖仇一惊，心知自己的神情已被师父看在眼里。他嗫嚅地道：“师父，如果大陈将要复兴，是不是又要经一番恶战？”

陈辅捋了下长须，高声道：“正是。隋虜岂肯甘愿束手就擒，定然还要负隅顽抗。你不用担心，只要神器在手，就算那杨拓小子也不在话下。”

陈靖仇一怔，反问道：“杨拓？”

这名字很陌生，师父还是第一次说起。陈辅点了点头道：“正是此人。我以前一直不曾对你说起过，现在你要记着，此人将是你平生的宿敌，只要消灭此